

从村落到市镇:南浔镇起源探微

□ 叶美芬 邵莹

内容提要 南浔镇起源于浔溪村和南林村,浔溪村因河流——浔溪流经此地而得名,南林村因寺庙——南林寺的修建而得名。浔溪村位于水陆交通要冲,南林村则有寺庙及其庙会存在而汇集“七社人烟”,由此到了南宋时期两村的工商业开始日益繁盛,市集也日趋扩大,从而导致了宋廷在淳祐末年,即1252年在南浔正式设官建镇。

关键词 村落 市镇 浔溪 南林 南浔

作者叶美芬,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旅游分院副教授;(湖州 313000) 邵莹,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旅游分院讲师。(湖州 313000)

南浔在江南市镇群中颇具代表性,它扼苏浙边区门户,处于苏杭嘉湖四地的中心点上,是湖州至嘉兴、苏州、上海水陆交通必经之路,在商业和货运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时南浔已是“闾閻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船辐辏,虽吴兴之东鄙,实江浙之雄镇。”^①到了清道光年间,南浔“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②因此,学界对南浔镇个案研究的时段多集中于明清,而有关南浔镇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无专文论述。为此,笔者不揣固陋,期据现存史料,探析南浔镇的起源,以求教于方家。

一、南浔镇形成的“胚胎”:浔溪村与南林村

从人类聚落形态的发展历程来看,自农村聚落成长为城市聚落是通常的发展路径,市镇则可以视为居于农村聚落与城市聚落之间的聚落类型。而南浔镇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村落发展到市镇的渐进过程。

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指出,“城市(引者按:也包括市镇)的胚胎构造存在于村落之中……城市的各种发明和有机成分都从村落开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城

市的复杂结构。”^③而在我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本义为分布于野外的一种聚落,至南北朝时期,“村”逐渐取代其他聚落名称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称谓。此时“村”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聚落名称了,而开始与一定的社会变革有了联系。到了唐代,“村”成为所有的野外聚落的统称,并且成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④专称“南浔”地域之名最早也是以村命之。^⑤

1. 浔溪村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浔东五十七里的地区归隶于平江军(平江即今江苏之吴县,平江军即过去的苏州府),南浔之地遂为湖州东陲的重要门户,居民日益增多,渐成村落规模,直到宋高宗时此地一直称浔溪村,属乌程县震泽乡。清范来庚《南浔镇志》就说:“浔镇之称,宋以前无闻,自宋太宗以浔东之地割隶平江,而镇地始为州境东出之门户,乃成重地……在南宋高宗时止称浔溪。”^⑥有关浔溪,宋刘宰《漫塘集》卷六《回何抚干(处恬)》曾提及:“别不计年,悠悠我思,无日不在震泽浔溪之上也。”宋陈渊《默堂集》卷六《陪知县夜饮泛碧斋再用前韵》一诗云:“暑雨初收水拍浔,溪光南北影千岑。”宋丁昌朝于高宗绍兴二十

一年(1151年)所撰,镌刻于祇园寺碑(此碑现已不存)之上的《浔溪祇园寺田庄记》也曾载:“去城之东有塘曰获,不及三舍有溪曰浔,在浔之北有寺曰祇园。”^⑦所谓“东有塘曰获”,指的就是指获塘;“不及三舍有溪曰浔”,指的是距乌程县城不到三舍(一舍为30里)的地方有一河流名浔溪;“有寺曰祇园”,指的是南浔最古老的寺庙祇园寺,被称为“一镇名利”,为唐贞观元年(627年)建,其位置在浔溪的北端(西北侧)。

浔溪的源流,据《乌程县志》与纪南枝《浔溪水道考》等记载,其上流源出于霅溪(即东苕溪,发源于天目山之阳)。其中一支经德清过新市、双林、洪城,由南郊穿珠湾入筒五塘港进市区,即为浔溪。另一支经德清,入湖州定安门(即南门)为月河,过江渚与苕溪(即西苕溪,源出于天目山之阴)相会合,出迎春门(即东门)合为运河,东流七十二里至南浔,与浔溪南来之水合流,构成浔溪一部分,所以市区的运河原亦属古浔溪。明李贤等撰《一统志》载:“浔溪自运河东流与震泽莺脰相接,今德清渚水自南来,运河自西来,北入太湖,东入莺脰河(在平望),然则运河及南北市河,皆古之浔溪。”^⑧浔溪的如此走势,最终构成了十字港,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在十字港中央以石架木成一土桥,名浔溪桥^⑨,即今通津桥(俗名大桥)。浔溪桥的架设进一步带来了浔溪村交通之便利,浔溪桥也将逐渐成为这一带的商贸活动中心。^⑩

浔溪最初并非地名而是河名,但我们知道整个太湖流域人类文明及其聚落的发展,无不与河流水域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亦所谓“水之所聚即为地气之所钟”^⑪,南浔自当不例外,它依托的正是浔溪。浔溪因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交通运输,对地方的繁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早有人口在此落户从事农业生产。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商品交流的频繁,沿溪定居者日众,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因地处浔溪之滨,故名浔溪村。宋人洪迈(1123-1202年)在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已经明确使用了“浔溪村”的称谓,《徐三为冥卒》一篇中就有如下叙述:“湖州乌程县浔溪村民徐三者,绍兴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苏,言追至冥府……”^⑫

2. 南林村

南林本为寺庙名,父老相传,吴越王钱弘俶于

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年)建南林寺,后毁于火,改称报国寺。^⑬据此,可推知南林大致是在北宋时期渐成村落的,其发育甚至还早于浔溪村。“因为在江南,恐怕在全国也是如此:有块风水宝地,建了寺庙,有了香火,香火相继,村以寺名,便成了南林村。”^⑭另一个与南林村形成直接相关的地方就是嘉应祠,俗称“土地堂”,位于浔溪南面。据范来庚《南浔镇志》载:“建炎二年,金人陷扬州,高宗南渡,金人追之。帝至浔,惧追者,匿嘉应神祠中。月下俄见泥马忽动,跨之而行,遂入杭州。帝旧封康王,今褒能寺俗呼康王寺。”^⑮而据清乾嘉间南浔文人范颖通所撰《研北居琐录》载:“高宗南渡,建炎三年二月,帝至镇江,宿于府治,翌日召从臣问去留,是夕发镇江,越四日次平江,又二日次崇德,遂如杭州”^⑯,并无途径南浔的记载,所谓泥马渡康王之说,显然是臆造。但“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却另具价值。传说涉及到的嘉应祠即“土地堂”确实存在,并与南林寺相邻,曾有庙会,每年初夏至农历九月初五,“七社人烟”云集于土地堂,“贸易者先期而至,手技杂戏毕集,报赛演剧无虚日”^⑰,从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寺庙型聚落,即南林村。虽然土地堂的建立时间无考,但传说表明,南宋初年土地堂已经存在,换句话说,至迟在南宋初年南林已成村落。

但据现存文字记载,南林作为地名显然晚于浔溪。宋理宗瑞平元年(1234年)八月李心传所撰《南林报国寺记》载:“时有介僧宗伟来见者曰:我永嘉人,开禧间寻师学道至湖乌程之南林,爱其风土,结草庵居焉。”由此可知,“南林”用作地名最早可能就起于13世纪初,宋开禧年间(1205至1207年)。《南林报国寺记》又载:“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之所萃,而官未尝稽征焉。”^⑱立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的《接待忏院公据碑》上也有“泽乡南林……境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要冲之地”^⑲。从而可知,当时南林这个地区,蚕桑发达,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虽然已成为农产品集散市场,经常有客商往来,但尚未正式设官立镇。^⑳据《宋史·职官志》载:“凡民间聚落止为村名,惟设官以镇防者,始得称镇”。另据嘉泰《吴兴志》记载:“统计云,管镇二十四,八所已废,名不复存,具存而可纪者,施渚、大钱、东林、乌墩、

东迁、市山、巡莫、安吉、长兴、德清、武康、新市、四安、梅溪、水口、含溪,凡十有六。……今为镇六: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新市、和平。……”^④可见,南宋嘉泰年间,吴兴诸镇中并无南浔镇。

二、南浔镇的“诞生”:设官建镇

南浔镇的“胚胎”即为浔溪村与南林村,到南宋时已经“发育”成熟,可能形成了某种“似城聚落”。浔溪村位于平江与临安间水陆交通的要冲,漕粮运输频繁,浔溪桥的架设则进一步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浔溪村由此成为农产品集散的重要口岸。南林村则由于土地堂、南林报国寺等寺庙的存在,吸引大量百姓来此进香朝拜,从而形成了繁华的庙会,商业自然也兴盛起来。

随着商业的繁荣,货运的畅流,地方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位于浙西山区的安吉,直到南宋嘉泰年间依然是湖丝的中心产地。据嘉泰《吴兴志》载:“今发上供五万两,系安吉以税捐折”^⑤。而从交通区位来看,南浔则是浙西山区物产出境的一个重要口径,由此南浔一带蚕桑业的迅速发展就具备了良好的条件,而嘉泰《吴兴志》中所谓“湖丝遍天下”,^⑥当与南浔的作用不可分离。南浔的酒醋酿造业较为发达,设有酒醋作坊,南浔历史上有名的浔溪坊就在那个时候开办的。汪曰桢《南浔镇志》在浔溪坊注中说:“宋时乌镇税务分设酒醋坊凡十六所,一在浔溪。”《吴兴志》载:“浔溪坊系民户买扑,每半月纳坊,名课钱。”^⑦据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四《桥梁》记载,南栅市河东岸竹园港口建有醋坊桥,就是因宋时官醋坊故址得名。此外,由于南浔地理位置的重要,宋廷在浔溪还设有邮递铺,“宋时,东门塘路,邮递四铺,一在浔溪。”^⑧

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南浔地区的市场更趋繁荣,人口也相应增多,已经完全达到了市镇规模,非一般自然村落可比。但就如英国城市学专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所说:“无论经济……引发了社会组织中的怎样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一定要得到某种当政机器的支持才能获得制度化的持久性。”^⑨南浔镇的“诞生”及其早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印证了这一论断。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后,中原大片富裕土地为金人所据或遭兵燹破坏,国库空虚,来源奇缺,且战争

剧烈进行,既要解决军需,又要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养活许多冗员,支出浩大,不得不加重对江南百姓的征敛。因此像南浔地区原非军事战略要地,也设官建镇课税,最终导致了两村合并形成“南浔镇”,其名就是取南林之“南”字,浔溪之“浔”字而来。^⑩设官建镇一方面当然是政府为了扩大税源缓解财政窘境,但另一方面也是官方对南浔经济发达和由此带来的城镇化的确认,有利于推动南浔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浔镇“市井繁阜”,已经分为了七巷,《嘉应庙敕牒碑》中即有“七巷社首”^⑪字样,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曾指出,南浔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一般县城的规模而发展成为城市。”^⑫

据现存文字记载,首次出现南浔镇名是在宋咸淳六年(1270年)十二月所立的《嘉应庙敕牒碑》中,碑上记有:“承节郎监安吉州南浔镇事陈荣状……”等字样。该碑又记:“宝祐甲寅,狄浦盐寇啸聚村落,多被其害,且垂涎南浔,以为市井繁阜,商贾辐辏之所,意在剽掠。……今创镇二十载前后,镇官岁时祈祷屡验。”^⑬从咸淳六年上推20年,则建镇约于淳祐十年(1250年)左右。清人范锴认为:“今创镇凡二十载。按是年为度宗咸淳六年,逆推而上数之,景定五、开庆一、宝祐六、淳祐十二,则南浔之为镇应在淳祐之末。故李心传报国寺记止称南林,且云行商之萃,而官为尝稽征焉。盖未为镇,则不设官。虽云端平与淳熙,相距不过十年,然地理之沿革,制度之增减,于斯可见矣。”^⑭综上所述,南浔设官建镇,大致可以确定在南宋淳祐末年(1252年)。碑文所说之安吉州,即湖州(宝庆二年改湖州为安吉州);承节郎,是武阶官,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定武臣官阶五十三阶,第五十一阶为承节郎。由承节郎来充任南浔镇监镇官,北宋时期监镇官主要负责维持日常社会秩序,“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其余婚姻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⑮到了南宋时期,监镇官权限扩大,宋廷在《吏部条法》中明确规定,“监镇带烟火公事去处,得以受理民讼。”^⑯

综上所述,南浔镇的形成是一个从村落发展到市镇的过程,其“胚胎”即为浔溪村与南林村。浔溪村因河流——浔溪流经此地而得名,南林村

因寺庙——南林寺而得名。浔溪村位于水陆交通要冲,漕粮运输频繁,南林村则有寺庙及其庙会的存在而汇集“七社人烟”,由此到了南宋时期两村的工商业开始日益繁盛,市集也日趋扩大,从而导致了宋廷在南浔正式设官建镇,同时这也为南浔日后发展为江南“雄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汪曰桢:《南浔镇志》卷1,《疆域》。

②范来庚:《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③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1961, p20.

④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⑤南浔早在西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若干人口定居点。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由于关中累遭战祸,北方人口向长江以南大规模迁徙,江南户口由此激增,从而可知,在西晋时南浔一带早有人口聚居。1953年,南浔筑湖嘉公路,曾在西郊祇园寺北侧数十公尺的地方,出土古砖四十余方,为古墓旧迹,砖边刻有“建兴三年七月廿八日作”及“吕府官吕舍人”等十六字。舍人是官名,晋、南北朝公府及王国设“舍人”,主管内事,故舍人为宫内人之意,为近侍之官。建兴为西晋惠帝的年号,建兴三年为公元315年,距出土之时1600余年。此砖的发掘可大致印证西晋时期南浔一带确有人口定居。

⑥范来庚:《南浔镇志》卷1,《方舆志·沿革》。

⑦⑧⑨汪曰桢:《南浔镇志》卷25,《碑刻一》。

⑩周庆云:《南浔志》卷4,《河渠》。

⑪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湖州图书馆藏,第5页。

⑫小田认为在江南水道十字交汇处架桥,往往不是聚居成村的要素,而是招商成集的条件,据此浔溪一开始就不是村落,而是集市。参见小田:《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以一个江南市镇的成长历程为依托》,《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⑬范来庚:《南浔镇志叙》。

⑭洪迈:《夷坚志》乙志卷20,《徐三为冥卒》。

⑮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湖州图书馆藏,第57页。

⑯小田:《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以一个江南市镇的成长历程为依托》,《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⑰范来庚:《南浔镇志》卷1,《方舆志·古迹》。

⑱转引自范锴:《浔溪纪事诗》上卷。曹仁虎《浔溪竹枝词》亦云:“月中泥马事荒唐,万乘曾传避乱忙。赢得业祠灯火盛,春秋社鼓赛明王。”

⑲范来庚:《南浔镇志》卷1,《方舆志·风俗》。

⑳林黎元认为南林村是由于浔溪村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后改称而来。至于为何改称南林,大致林者为丛集之意,亦作众解,后人改浔溪为南林,是因为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参见林黎元:《南浔史略》(未刊手稿),1966年写成,1977年重改,第8-9页。

㉑谈钥:《吴兴志》卷10,《管镇》。

㉒谈钥:《吴兴志》卷20,《物产》。

㉓转引自汪曰桢:《南浔镇志》卷21,《农桑一》,原话为“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无一缕,可慨!”。

㉔汪曰桢:《南浔镇志》卷2,《公署》;谈钥:《吴兴志》卷8,《公廨》。

㉕汪曰桢:《南浔镇志》卷2,《公署》。

㉖转引自[美]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㉗浔溪作为地名到晚清时还存在,徐有珂《创建浔溪书院记》(同治十一年)中就言:“浔溪毓秀钟英,尤不可无讲舍以聚之”。(参见周庆云:《南浔志》卷39,《碑刻四》)

㉘[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㉙范锴:《华笑庵杂笔》卷3,转引自陈学文编制:《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1989年,第73页。

㉚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8册《职官》48之92;《宋会要辑稿》,第192册《方域》12之20,中华书局1957年版。

㉛《永乐大典》卷14620。

责任编辑 尹之